

要说在大明朝曾经显赫一时的太监,可谓是不胜枚举。无论是永乐朝的郑和、李童,正统朝的王振,成化朝的汪直,正德朝的刘瑾、温祥,还是万历朝的冯保,天启朝的魏忠贤,似乎各个都曾经史册留名;或是千古流芳,或是遗臭万年。只是田义,似乎很少有人提到。起码,在我第一次至石景山模式口访古时,便错将田义当作前明的官僚,而绝对想不到他的大太监身份。

可这田义确实非同一般。他乃万历帝统治后期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实权太监,曾经“官拜”南京守备兼司礼监掌印太监、北京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掌醋酒面局印。可以说是“无宰相之名,而有宰相之实”的政坛重要人物之一。尤其是在万历帝怠政的日子里,田义的作用便愈发显得重要起来。然而,由于万历帝即位之初,内阁首辅张居正和太监总管冯保实权极大。于是,在此二人之后,万历帝绝不容大权旁落于他人。也就是在此背景下,田义出任了万历朝的太监总管。



模式口的太监墓之谜

1 万历帝赐地作莹

田义为人谦和、低调,从不气焰熏天,也未见嚣张跋扈,且做事兢兢业业,该进谏时一点都不含糊。这在早已厌倦了太监干政的万历帝眼中,甚至堪称太监们的楷模。所以,哪怕田义当面顶撞过圣上,万历帝也绝不会将他弃而不用。这当中,最出名的一件事,就发生在万历三十年(1602年)。这一年的万历帝,突然自觉将不久于人世,便告知田义,准备下诏一纸:废除扰民至深的矿税。就在田义准备拟旨之际,皇帝又缓过来了,紧接着便要求收回前旨,继续收税。见万历帝自悔圣意,气得田义当面顶撞。可万历帝圣意已决,且见田义如此举动,怒而意欲杀之。就在这时,更顺着皇帝脾气做事的,反倒是内阁首辅沈一贯。待内阁决定继续执行天子的主张后,田义一口唾沫啐在沈一贯的脸上:“相公你稍微有点立场,矿税便能撤掉了,我都不怕,你有什么可怯懦的?”从此,万历朝百姓,又多受了18年的矿税之苦。

然而,万历帝事后并未处罚田义,田义继续当他的总管,直至1605年病逝于京,享年72岁。悲痛不已的皇帝下旨,将模式口承恩寺西侧的一大片土地,都赐给田义作莹地。这样,便出现了明朝难得的一处能“寿终正寝”、“盖棺定论”的太监总管之墓。按照大明规制,太监的最高等级,亦不过四品。但田义死时,享受的是很高的待遇。

能够在一生中官运亨通,又能保持晚节,这样的太监总管于有明一代,真的是少之又少。所以,后来的太监们,只要是仰慕田义人品,或是希望死后能入“极乐世界”者,纷纷选择与田义为伴。至大明终结,田义墓区的太监坟冢,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。在田义墓的两边,分别矗立着四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坟冢。西边的两座,分别是马荣墓与无名氏之墓;东边的两座,则是王奉墓与慈有方之墓。这几位都是晚明初清时期的太监。

马荣算得上是田义的接班人。他于田义去世后,接管了司礼监的相关工作。待到天启四年(1624年),也就是魏忠贤开始操弄权柄的时候,马荣被迫离开紫禁城,前往明孝陵掌管神宫监印。崇祯三年(1630年),马荣改为负责康陵的印务。在他赴任未久,便一病不起,溘然离世,终年63岁。



田义墓石像生(武官)高申摄



田义墓石像生(文官)高申摄

从时间上推测,马荣之后便是王奉。王奉乃是在乾清宫当差的御前近侍。他在乾清宫所管之事,实乃大臣上朝时的签到。当然,天启帝出宫前往南苑打猎的时候,王奉也负责警卫工作。皇帝不打猎的时候,王奉还要服侍天启帝每日的膳食。这样一个从事日常繁琐工作的宦官,居然在后世的文献中被大大地写上一笔。这一笔出自清代康熙年间吴三桂的“讨清檄文”,大概意思是:当吴三桂准备反戈北上时,恰恰见到周、田两位皇亲国戚密会太监王奉的场景,王奉手里抱着皇三太子,授命托孤给吴三桂。此时,距离王奉归西已有数年,不知躺在棺木中的王奉感受如何。

王奉墓旁是服务于明清两朝君主的慈有方。慈有方是明末入官,清代康熙朝去世。出于对康熙帝赏识的感激,也是为着自己死后的那份安宁,慈有方决定舍财舍地归公。从此,属于太监们的田义墓区,以及显德祠、慈祥庵等庙宇,由官方进行管理。

2 石翁仲有违常理

位于显德祠最前端的,是田义墓的神道门。按常理说,此门只有抬棺入葬时,才可以开启。若来田义墓祭祀,一般要走两侧的旁门。但目前是见不到旁门的。经过神道门,可以见到田义墓中那一对“有违常理”的石翁仲。

明代太监墓的最高规制,是以正四品官员待遇安葬。其墓配石望柱、石马、石羊各一对。但是,田义墓前矗立着通高2.8米的文臣、武将石翁仲,这就非同寻常了。首先,文武翁仲乃是二品以上官员所用之物,其次,石翁仲的体量是有严格规定的。田义墓前的文武翁仲,体量超过清西陵神道翁仲,仅次于明十三陵神道与明孝陵的神道翁仲。第三,石翁仲身上的纹饰,也具有严格的规范。田义墓的文官翁仲,于朝服的垂带上刻有一对仙鹤。按明代官服等级,这是一品官员的标识。田义墓武官翁仲护腰大带上刻有“胡人训狮”的图案,这又是一品官员的饰物。用两尊一品官员为四品的宦官守灵,依照明代礼制,这已属严重越制了。

带着种种疑惑往前走,棂星门就在眼前。于棂星门西侧的石刻图案中,有一对狮子图案。这两只狮子,一大一小,于林间尽情玩耍。而棂星门东侧,还有一只悠闲自得的大狮子。这些狮子为何寓意呢?按照古人的解读,大狮子象征着太师,也就是帝王的老师;小狮子则象征着少师,即太子的老

师。这样的图案,被放置在四品宦官田义墓前方,是不是令人疑惑呢?田义墓到底是不是为田义所准备的埋骨之地呢?

就在我参观田义墓之后,收到了一本介绍石景山文史的书籍。里面有一篇李新乐先生的文章,提及这样的一段文献:当田义去世的时候,万历帝非常悲痛,他下旨做了两件事。其一,准备东园秘器;其二,始建享堂碑亭。而今于田义墓内的享堂,名叫“显德祠”。该祠的名称,最早出现于温祥的墓碑。而在模式口地区,除了田义墓内的显德祠外,从古至今就再也没有第二座显德祠了。若是如此,显德祠就该属于温祥。这样一来,万历帝赐建的“享堂碑亭”,就令人产生了更多的联想。古人书写文字,是不分句读的。享堂碑亭,在今天的表述方式来看,或许是两样建筑。亦或许,有若干座比较高级的享堂式碑亭。如此一看,倒是方便解释田义墓与温祥时期的享堂之间的承接关系。使用温祥的享堂,同时又建造起享堂前面的高级碑亭,这在万历帝看来,是能够轻而易举做到的。

如果这座高等级墓葬的主人真是温祥,那他为啥要埋骨于此呢?位于模式口大街上的北京九中,当年曾是承恩寺僧人们的菜园子。田义墓、山后隘口处的塔院,甚至远至石景山高井的翠云庵,都被划入承恩寺的管辖范围。这座占地如此之大的庙宇,确实有来头。

3 温祥或是最初墓主

承恩寺的建造者就是温祥,此人乃是司礼监的太监,按照大明内廷二十四衙门的职位等级,可谓是最。而且,经他之手处理过的“案子”,在当时也是无人敢办:其一,彻查山东鲁王被诬陷之案;其二,协助皇太后铲除大权臣江彬之案。想那江彬,于正德朝中,是何等气焰熏天。能制服此人者,必是紧握权柄之人。而以太监身份做到此事的温祥,一定是掌握着大明朝“二厂一卫”之特务组织的头目了。

能证明承恩寺具备特殊功能的,或许就是它的四面碉楼。放眼帝都,能在寺庙之内布置碉楼者,只有两处:摩诃庵与承恩寺。而摩诃庵的碉楼,高不过五六米,然承恩寺的碉楼,却高达近十米。

按照早年间流传下来的说法,模式口地区有三绝:田义墓的石工、法海寺的画工、承恩寺的地工(官)。而今逛承恩寺,除了碉楼、壁画、银杏树等文物古迹外,很少有人能进入地宫。承恩寺的地宫是干啥用的呢?根据寺中老僧的传说,明正德年间的司礼监太监刘瑾,曾经在此组织过和尚

兵。而这些和尚兵,实际上是出家的太监。他们大都训练有素,具备军事方面的专业水平。

能用来体现此庙之尊贵的文物,还有承恩寺天王殿中的明代壁画。在非主殿的墙壁之上,居然能画出四条飞龙(黄、绿、青、白各一色),位于曾经的四大天王身后。这在国内的所有寺院中,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。而更为神奇的,乃这四龙腾空之图案,还只是一道“开胃菜”而已。于飞龙之后,所能引导出的,是两铺“明代帝后放生图”。然帝后之形象,竟然于天王殿中赫然出现,足见修庙者的地位之高,或与帝王关系之密切。

温祥是有大功之人,如果其以功臣身份入葬,墓前是可以有石翁仲的,这显然比田义的身份与地位更加靠谱。因此,人们推测,田义墓所在地的前身其实是温祥墓,只不过冥居于此的换成了田义。

无论是法海寺,还是承恩寺,抑或田义墓,模式口地区的故事,需要我们慢慢地挖掘。(来源:北京晚报 高申)